

修辭論叢

王靜芝



(第一輯)

中國修辭學會 主編
臺灣師大國文系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印行

第一屆中國修辭學學術研討會

修辭論叢

王靜芝



第一輯

中國修辭學會 主編
臺灣師大國文系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修辭論叢／中國修辭學會，臺灣師大國文系主編

— 初版．— 臺北市：洪葉文化，

1999 [民 88]

冊；公分．— (國學精粹叢書；67)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8424-65-5 (第一輯：平裝)

1. 中國語言－修辭－論文．講詞等

802.707

88007681

國學精粹叢書 67

修辭論叢 第一輯

主 編／中國修辭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發行人／薛慶意

發行所／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5509 號

地 址：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83 巷 14 弄 22 號 3 樓

電 話：(886-2)2363-2866

傳 真：(886-2)2363-2274

劃 撥：1630104-7 洪有道帳戶

門市部／電 話：(886-2)2736-2544

版 次／1999 年 8 月初版一刷

I S B N／957-8424-65-5

定價 600 元

◀ 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

序

中國修辭學會成立於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成立大會時通過八十八年六月六日、七日舉辦「第一屆中國修辭學學術研討會」，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與中國修辭學會合辦。

此次研討會邀請日本清和大學加藤阿幸發表論文「日本二十年來的修辭學動向」及大陸學者有大陸中國修辭學會理事長王德春、上海復旦大學教授宗廷虎、南京大學教授王希杰，還有其他各大學教授或學者，如譚汝為、王明仁、吳禮權、郭丹、彭嘉強、訾杰等人，至邀請韓國建陽大學中文系教授金元中參與，共襄盛學。此次研討會敦請修辭學大師黃慶萱教授專題演講，主講「辭格的交集與區分」，並請大陸學者訾杰主講「大陸修辭學出版情況概要」。

此次研討會除專題演講外，分為六場舉行，每場又分兩組進行，共發表論文三十一篇。論文內容既有古典，又有現代；既有中國，又有日本；既有散文，又有詩歌；既有幽默，又有笑話；既有理論，又有應用；面面顧到，兼容並包。由於教育部顧問室、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華文化復興總會、中國國民黨青年工作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發展基金會等單位的贊助，以及本會李秘書長添富精心擘劃，輔仁大學研究生李鵬娟、臺灣師大汪文祺講師、林淑雲講師、郭乃禎講師，還有助教沈維華、簡惠琴、舒兆民、石建熙、許文齡、蔡慧瑜、林宜靜，又有師大同學莊金鳳等多位同學的協助，此次研討會始能順遂，在此聊表萬分謝忱，但願此次研討會圓滿成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主任蔡宗陽謹誌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第一屆中國修辭學 學術研討會

目 錄

辭格的交集與區分·····	黃慶萱·····	1
餘霞炫錦勉斜陽——吳東權銀髮文學的修辭技巧·····	黃麗貞·····	15
口語修辭的「拙、通、巧、樸」·····	沈 謙·····	35
楊載《詩法家數》修辭理論抉微·····	林淑貞·····	69
談見於詩詞裡的凡目結構·····	陳滿銘·····	95
春秋〈子輅編鐘銘〉的修辭藝術·····	邱德修·····	117
喜新厭舊，舍近求遠——論比喻運用的兩項原則·····	譚汝為·····	139
中國古典詩歌特殊喻式研究·····	譚汝為·····	144
屈賦中的「譬喻」修辭藝術·····	林佳樺·····	157
漢代敘事賦結構研究·····	梁淑媛·····	183
抑揚法的理論與應用·····	陳佳君·····	217
《文化苦旅》的修辭手法·····	何永清·····	243
幽默與修辭——以《中國歷代寓言選集》為例·····	姚友惠·····	265
錢鍾書修辭理論初探·····	宗廷虎·····	285
建安辭賦「比擬」修辭考察·····	楊徵祥·····	315
鄭子瑜韓文句法修訂之商榷 ——從漢語句法結構繁簡之法觀察·····	陳素素·····	335
鄭愁予詩的修辭藝術·····	江聰平·····	365

從鐵達尼到金達尼——譯音仿詞例·····	甘漢銓·····	397
論誇張·····	吳禮權·····	413
論修辭與聲韻的關係·····	潘柏年·····	437
《左傳》行人辭令之修辭藝術研究·····	郭 丹·····	461
論演講的修辭美學效應·····	彭嘉強·····	481
《文心雕龍》之反對類型·····	蔡宗陽·····	515
人物年齡的模糊表達·····	王明仁·····	531
平提側注法的理論應用·····	仇小屏·····	551
笑話與修辭——以明·趙南星《笑贊》為例·····	許雅娟·····	575
〈木蘭詩〉中的互文辭格考察·····	劉崇義·····	599
寺廟楹聯中的修辭與內涵——以花蓮地區為例·····	李芝瑩·····	611
含蓄與詩歌語言——以宋代詩話為例·····	張高評·····	635
大陸修辭學出版情況概要·····	訾 杰·····	661
從《周易》談修辭學·····	王希杰·····	667
論詞語的語體分化·····	王德春·····	683
日本的「修辭學發凡」以及「Retohric」的研究動向·····	加藤阿幸·····	697

辭格的區分與交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黃慶萱

壹、前言

「羅家倫〈運動家的風度〉：『來競爭當然要求勝利；來比賽當然想創紀錄。』是對偶？還是排比？或者是類字？」「張曉風〈行道樹〉：『我們唯一的裝飾，正如你所見的，是一身抖不落的煙塵。』應該屬於跳脫格中的插語呢？還是倒裝句法？」我經常接到這類電話，大致上都是正在國中教國文的師大校友打來的。有時候還是出現在段考考卷上的題目，由於老師們見解不同，來向我求斷。國中國文教師實在過度重視修辭學上辭格的區別了。其實，學習修辭學主要是爲了把話說好和寫好文章，以及領略別人談話和文章的真意和美感。辭格的區分不是重點所在。再說，某一語句的修辭方式，老師們自己都有爭論，怎可拿來考國中學生，要學生分清辭格呢？但是，我自己在台師大教了二十多年的修辭學，現在國中國文教師中很多都是跟我學過修辭學，或讀過我寫的《修辭學》一書的。他們今天的疑問，正是我當年上課時沒說清楚，或書中沒寫清楚所造成的。所以，我實在有責任對這些疑問公開作個答覆。

貳、辭格的區分

依據自己教學的經驗，並歸納各方的疑問，最不容易分得清楚的

辭格，大致有下列幾種。

一、仿諷和反語：

仿諷和反語，都意帶諷刺。不過，仿諷以刻意模仿別人的話語或特種既定的文學形式而構成諷刺；反語卻是把正面意思反過來講而構成諷刺。舉例來說，全祖望〈梅花嶺記〉：

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故揚州略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

孫公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

這是孫兆奎故意模仿洪承疇的話，諷刺洪承疇不能爲國殉難，卻投降清朝，屬仿諷。又如：

打聲、罵聲、吵架聲，聲聲入耳；

閒事、雜事、無聊事、事事關心。

這是沈謙在《修辭學》書中，故意模仿明末大儒顧憲成的一段名言：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來諷刺當今社會現象的。顧憲成這幅聯語，後人仿作的很多，如：

松聲、竹聲、鐘鼓聲，聲聲自在；

山色、水色、煙霞色，色色皆空。

可以說已成為文學上一種既成形式。現在再模仿它的形式來諷刺世俗現象，藉形式和內容的不調和而產生幽默諷刺的效果，也是一種仿諷。

至於王溢嘉的〈霧之男〉：

「你實在是一個很難得的女孩子，全身上下都充滿了靈性。我們兩個和你比起來，簡直是不學無術，俗不可耐。」說完，我

忍不住惡作劇地笑了一笑。

這當然在諷刺對方自以為充滿靈性，實際上卻俗不可耐。但既未模仿對方的話語，也未模仿特種既定形式，所以是反語，不是仿諷。

總之，仿諷因事實與敘述方式矛盾而令人發噱，必須以模仿別人話語或特種既成形式為條件；反語乃寓意與字面意義相反之語，不必模仿別人話語或既成形式。二者的區別十分清楚。因此，我猜想，所以有人把二者弄混了，可能因為反語又叫反諷，和仿諷在字形字音上都很接近的緣故吧！

二、引用、藏詞和飛白：

引用成語或俗語，無論明引或暗用，都有省略之法，這和成語藏詞法，俗語藏詞法，有些什麼不同？還有，引用是援用別人的話或典故、俗語等等；飛白是把語言中的方言、俗語、吃澀、錯別，故意加以記錄或援用。那麼，語中使用俗語，到底算引用或飛白？

這兩個問題，要分開來說。先說第一種，引用省略法和藏詞法的區別。

引用的省略法，如劉長卿〈過賈誼宅〉：

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

二句暗用賈誼〈鵬鳥賦〉原句而有所省略。原句是：

庚子日斜兮，鵬集予舍；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

劉長卿的意思就在所引用的「人去」和「日斜」中，而所未引的「庚子」啦，「野鳥」啦，意無所取。

藏詞法卻不然。試看魯迅的〈祝福〉：

這實在是叫作「天有不測風雲」，她的男人是堅實人，誰知道年紀輕輕，就會斷送在傷寒上？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是常語。《金瓶梅》第八十一回，和《清平山堂話本·戒指兒記》都有這兩句話。尤其膾炙人口的

在《三國演義》第四十九回〈七星壇諸葛祭風·三江口周瑜縱火〉：

孔明曰：「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瑜曰：「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

魯迅在〈祝福〉中，字面上引的是「天有不測風雲」，實際上意思是「人有旦夕禍福」，卻是深藏未曾形諸語言文字的。這就是藏詞了。

據說一戶窮人家，過年時湊熱鬧地貼門聯和橫披。上聯是「二三四五」；下聯是「六七八九」；橫披是「南北」。意思是「無一」，諧音「無衣」；「無十」，諧音「無食」；橫披「南北」是「無東西」的意思。也是藏詞的一種。又如罵人「一二五六七」，是指「丟三忘四」；罵人「貓哭耗子」，意為「假慈悲」。用的都是「藏詞」之法。

至於「外甥打燈籠，照舅（舊）。」「青埂峰下的大石頭，有點兒來歷。」「毛蟹過河，七手八腳。」「麻布作衫，看透透。」這些歇後語，連譬帶解，字面意思，背後含意，全說出來了。實在不宜再歸入藏詞格，應另成一類，名為「譬解」或「歇後」。許多《修辭學》書，包括拙著在內，都以之為「藏詞」，是容易造成誤會的。

第一個問題交代清楚了，再說第二個問題：援用方言俗語是引用還是飛白的問題。我現在意見是：援用俗語，就算引用，不宜再視之為飛白。全篇使用方言，那是文學語言的選擇問題，也不是飛白。但為了存真或逗趣，偶而使用幾句方言或幾個方言詞彙，仍可視為飛白。

舉例來說，像田原〈古道斜陽〉：

「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不知誰輸誰贏哩；有種，別藉酒遁給溜了。」

「牛皮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是俗語的引用。又如王禎和〈鬼

·北風·人〉：

「你四兩人講什麼半斤話，早就跟你說過，我的一切犯不著你擔心，那真是活見鬼。」

「我著實太沒心眼嘍！我的心可也太軟啦，老想他會變好。一樣米百樣人，誰曉得他會不會變好？」

「四兩人講什麼半斤話」、「一樣米百樣人」也是俗話的引用。這些全不可以看作飛白。

另如：沙汀的《還鄉記》，全用四川官話來寫作。王禎和〈嫁妝一牛車〉，全用閩南方言來寫作。這是鄉土文學的特徵之一，不是修辭學上的飛白所能局限的。

至於如高陽的〈愛巢〉：

「你們知道各地方言怎麼自稱我們兩個嗎？譬如說，像老姚，妳們北平話，稱的是『咱們倆兒』。朱雲，你是四川人，你們叫『我跟我堂客』。章鐵中，你們蘇州人叫做『偌搭偌佢家主婆』，對不對？還有，」他提高嗓門壓住了滿座大笑：「惠美，你們臺灣人說是『窪跟窪愛攀手』，你說是不是？」

把北平話、四川話、蘇州話、臺灣話，湊合在一起，「我」變成了「偌」或「窪」，是方音的記錄，不是本字本義，仍可算飛白。「壓住了滿座大笑」，正是飛白逗趣的證明。

我前撰《修辭學》，把方言俗語的記錄與援用，全當作「飛白」，實在失之於大寬，特別在此訂正。

三、飛白、字音雙關和諧音析字：

把俗語的記錄與援用自飛白中剔除，而歸之於引用；再把以方言寫作的文學作品視為鄉土文學，僅保留偶而出現的方言語句於飛白之內。因此，飛白的定義要重新界定。我看到唐松波、黃建霖主編，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漢語修辭格大辭典》，「飛白」（非別）定

義如下：

故意使用白字或在語音、語義、句法上有意歪曲附合，實錄援用。

這個定義很能掌握飛白的實際內容。而某些方言語句的偶而出現，如把「我跟太太」說作「偈搭偈低民主婆」或「窪跟窪愛攀手」之類，可以看作語音上的有意附合的方式之一。

但是，問題沒有完全解決。所謂語音上的有意附合和字音雙關及諧音析字又如何區別呢？

最爲大家熟悉的字音雙關的例子，是一首據說是劉禹錫所作的〈竹枝詞〉：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

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句中「晴」字，表面上指「日出」之「晴」，實際上兼指與「郎」之「情」。所以字音雙關，是說文字的語音關聯到兩件不同事物。但字音飛白只是單純的別字和語音上的附會。如金庸《鹿鼎記》中韋小寶說的「皇上鳥生魚湯」，只是「堯舜禹湯」的錯別，存真逗趣之外，別無他意。

說到諧音析字，我不禁先自說聲慚愧！我仔細檢查了自己《修辭學》上諧音析字中借音一項，所有例子幾乎都可以劃歸飛白，如把「學術著作」說成「瞎說豬炸」，把「無量亭」說成「無樑亭」之類。我又進一步檢查了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的例子，如以魚取「富貴有餘」的意思，似乎也可以歸入字音雙關。這樣看來，諧音析字一目可以取消，分別併入飛白或雙關中。

四、對偶和排比

在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中，對偶的定義是：「說話中凡是用字數相等句法相似的兩句成雙作對排列成功的，都叫做對偶辭。」排比

的定義是：「同範圍同性質的事象用了結構相似的句法逐一表出的，名叫排比。」我在《修辭學》對排比和對偶所下的定義，大抵參照《發凡》的定義。關於二者的分別，《發凡》也曾指出三點：

- (一)、對偶必須字數相等，排比不拘；
- (二)、對偶必須兩兩相對，排比也不拘；
- (三)、對偶力避字同意同，排比卻以字同意同為經常狀況。

《發凡》以為「排比格中也有只用兩句互相排比的」，並舉例如下：

我有所念人，隔在遠遠鄉；我有所感事，結在深深腸。（白居易〈夜雨〉詩）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杜甫〈前出塞曲九首之六〉）

雖然《發凡》未說明其所以為排比的理由，不過由上面所述排比與對偶的三點分別，可以發現此二例不避字同意同，如第一例上下句都有「我有所」與「在」，第二例都有「當」與「先」。所以為排比而非對偶。《發凡》這種分別標準，我在《修辭學》也大致遵從。上下兩句，力避字同，就視為對偶；上下兩句，不避同字，就視為排比。並且依據《發凡》第一點意見，上下兩句，字數不同，也視為排比。

但是二十多年教下來，發現問題多多。就歷史發展上看，早期對偶根本不避同字，如《詩經·邶風·谷風》：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又如《論語·述而》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都不避同字。而王力在《漢語詩律學》卻援引作為「對仗」的例子。再就實際區別來說，對偶力避字同意同。這個「力」原是盡力盡量的

意思，沒有客觀標準，無法落實在百分比上。而且，字雖有同而意不同，或字雖未同而意相同，又如何判斷？上面所引《詩經》，《論語》二例，上下句雖不避同字，但意思上一深一淺，一用一舍，卻是相反的。這就造成判斷上兩難的局面。

沈謙《修辭學》給排比加了一個條件：「最少三句。」大陸出版的《漢語修辭格大辭典》，「排比」定義為：「用三個或三個以上結構相同或相似，語氣一致的詞組或句子，以表達相關的內容。」於是，對偶與排比有了數學上的標準，而能客觀區別了。

綜上所述，再給對偶、排比劃一簡明的界線：

字數相同，結構相同或相近，上下相連的兩個語句，無論上下句有無同字，也無論意同意反，都算對偶。

三個或三個以上的語句，結構相同或相近，都算排比。

上下相連的兩個句子，結構相同或相近，但字數不同，既非對偶，亦非排比，當歸於「錯綜」之「伸縮文身」。

叁、辭格的交集

由於分析角度、注意重點等等的不同，有些句子修辭方式，既屬甲辭格，又為乙辭格，種種交集現象就出現了。我在《修辭學》中，已指出的，有譬喻與借代的交集，層遞與頂真的交集等。茲再舉四種，其中有些甚至是合併的。

一、映襯和對偶：

映襯屬於意念表達方面的辭格；對偶屬於形式設計方面的辭格。有時表達映襯的意念，採用對偶的形式，於是映襯與對偶就有了交集。

拙著《修辭學》，〈映襯〉章中某些例句，如劉大白〈鄰居的夫婦〉，我們可以認為：「一邊簫鼓聲中，一雙新夫婦在那兒嫁——

娶；一邊拳腳聲中，一雙舊夫婦在那兒打——哭。」是對偶中的隔句對。其下「新新舊舊」「冤冤親親」都是對偶中的當句對。又如朱西寧〈冶金者〉：「遇見送親的心熱，遇見送葬的心冷。」，也可看作對偶中的單句對。至如高適〈燕歌行〉：「壯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更是標準的工對。

同樣的，《修辭學》〈對偶〉章中，所舉例子如：「花開，葉落；雨霽，霞明。」「白晝纏在你頭上；黑夜披在你肩上。」「酒，蕩漾在玻璃杯裡，琥珀般的艷紅；笑，蕩漾在她的脣邊，紅梅般的動人。」也都可以視為映襯。

二、句中對和拼字：

句中對又叫當句對，是對偶的一種。拼字，我在《修辭學》把它歸入錯綜中的詞的錯綜；但是也有把它歸入鑲嵌的，《漢語修辭格大辭典》就這樣作。

拙著《修辭學》依形式分對偶為四：

1. 句中對：如丁穎〈南窗小札〉：「白雲蒼狗，故交舊知，天各一方，生死未卜。」中白雲對蒼狗，故交對舊知之類。

2. 單句對：如王維〈使至塞上〉：「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之類。

3. 隔句對：如《文心雕龍·原道》：「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

4. 長對：上下相對，各有三句或三句以上。如連橫《臺灣通史·序》：

「斷簡殘篇，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談，事多不實：則考獻難。」

此外，還有

5. 排對：由許多兩兩相對的句子排比而成。如王怡之〈不如

歸〉：

北海如艷妝的美女；南海如灑脫的名士。北海多朱欄翠閣；南海多老樹枯藤。北海紅藥欄邊，宜喁喁清談；南海鷓鴣聲裡，宜沈思假寐。北海漪瀾堂的彩燈，雙虹榭的雪藕，惹人遐思；南海卅字廊的岑寂，流水音的清幽，滌人塵懷。賞北海紅蓮，如靜觀少女曼舞；玩南海煙月，如諦聽老僧談禪。

從前寫《修辭學》時，把它歸入排比。現在仔細想想，還是視為對偶較妥。

拼字是把兩個雙音節的複詞拆開，重新穿插拼合。如「驚動天地」拼成「驚天動地」，「鸞鳳飛舞」拼成「鸞飛鳳舞」，「輕細言語」拼成「輕言細語」，「眉目清秀」拼成「眉清目秀」之類。

拼字結果，事實上就是句中對。因此，從「錯綜」中排除拼字，併入「對偶」中的句中對，是合理的解決方法。

三、排比和類字：

黎運漢和張維耿合著的《現代漢語修辭學》，把排比分為三類。三類都可能和類字有些牽扯。分述於下：

1. 句子成分的排比：有類字的如秦牧的〈潮汐和船〉：

第一個從樹上下來生活的猿人，第一個用火烤東西吃的原始人，第一個抓野馬來騎的獵人，第一個從草中找出五穀來播種的農人，第一個挖獨木舟的漁人，都應該在人類歷史博物館裡立個銅像才好。

主語由五個形名結構組成，而每個結構中都有「第一個……人」一類的字。

沒有類字的排比，如謝冰瑩〈蘆溝橋的獅子〉：

每個獅子的形態，或仰或臥，或笑或怒，都各有不同，維妙維肖。到了這裡，你不能不佩服我國古時藝術的精巧、精緻、偉

大！

最後一句的賓語，由三個轉品為名詞的形容詞「精巧」「細緻」「偉大」構成，其中並無類字。

2. 句子的排比：

有類字的如臺灣主婦聯盟集體創作〈淡水河神話〉：

已然，水裡的魚兒不再產卵；已然，空中的鳥兒不再生蛋；已然，大地的母親默默哭泣，流產、畸形兒處處。

三句都以表示時間的狀語「已然」開頭。

沒有類字的如張可久〈水仙子·樂閒〉：

鐵衣披雪紫金關，彩筆題花白玉蘭，漁舟棹月黃蘆岸。

三句排比，鼎足並列，中無類字。元曲中此類甚多；詞曲之外作品中無類字的排比句卻不多見。

3. 段落的排比：大都有類字。如余光中的《鄉愁四韻》：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酒一樣的長江水。

醉酒的的滋味，

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

血一樣的海棠紅。

沸血的燒痛，

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張海棠紅啊海棠紅。

給我一片雪花白啊雪花白——